

贵州葛镜桥观览记



葛镜桥

□ 刚星莎

葛镜桥位于贵州省福泉市。它由明朝人葛镜(1550-1619)历时30年,于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建成,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,仍然坚固如初,成就了中国建桥史上的一个奇迹。该桥于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葛镜其人

葛镜,祖籍直隶永丰府滦州西南乡姚家庄。葛镜之所以到了贵州,是因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“调北征南”的战略。明朝之前,云贵高原还处于待开发状态,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。朱元璋率领起义军击败元朝军队,建立明朝,势力范围不断扩大,一直将蒙古势力打到长城以北。北方存在的隐患不再是主要威胁之后,朱元璋开始将重点放在西南地区。那时,西南地区盘踞着元朝时封的地方势力,本来朱元璋想劝降,然而地方势力仗着地势险要,拒不投降。洪武十四年(1381年),朱元璋派遣30万大军出征西南。次年平定了西南地区后,派过去的大军的去留就成了问题。如果将大军召回,那么云贵一带难免再爆发骚乱,割据一方,脱离中央的控制。于是,朱元璋就命令这30万大军在贵州驻扎。这些来自内地的精锐部队沿着横贯云贵高原的咽喉要道次第布防,建立卫所,按照明军编制驻扎下来,这就是“调北征南”战略。昔日人烟稀少的贵州山地一下子变成了庞大的军营,30万大军的供养成了问题。一位大臣向朱元璋建议:“备边在足兵,足兵在屯田。”这一建议深受朱元璋赞赏,他立即下旨实行。明军按三七比例,三成在城市驻扎、七成在农村屯耕。有些士兵有家室,为了使他们安心屯边,朝廷规定军人必须带着家室一起搬过去,没有娶妻的,朝廷予以婚配。为了进一步补充贵州人口,朝廷还鼓励中原地区的百姓移民过去,在中原地区过不下去的流民和平民,也被迫迁移过去。根据书记载,洪武年间迁移过去的移民超过了160万。大规模移民带动了贵州各方面的发展,朝廷在巩固这一地区统治的同时,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。

葛镜的先祖葛忠就在这次“调北征南”中来到贵州,定居在平越县(今福泉市)。葛镜的祖父葛云任云南大理指挥,葛镜青年时就读于祖父处,在云南乡试中举人,历任云南省祭官、兵备道等职。万历十六年(1588年),葛镜从云南兵备道任上解甲归田,回到贵州平越,热心公益,修庙建桥,竭尽毕生精力。

修桥缘由

葛镜桥修在平越县城旁的麻哈江上。麻哈江自西向东穿过平越县城,两岸均为悬崖峭壁,沟壑纵深,狂波怒涛,行人到此,划浆渡舟,往往覆没,交通经常受阻。平越是湖广进入云贵的必经之地,至今仍保留着内地通往云贵的古驿道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一支苴兰人部落从黄河流域南下洞庭,辗转西进来到这里,开辟了简易的人行古道。汉武帝征



葛镜桥洞

“西南夷”,开辟了一条从洞庭湖溯沅而上经都兰古渡(今重安江)到苴兰,而后转夜郎(今贵州安顺一带)入云南滇池的古道交通线。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时,马忠开辟了由益州(今成都)到牂牁郡(今福泉)的古道。这就是春秋战国至三国时期形成的古驿道交通线,在这条交通线上,平越是一个重要结点。

明代在贵州大量驻军、移民,平越的交通作用更加突出。洪武年间正式设立平越驿站,负责国家运兵作战、粮秣运输、情报送达、政令布宣、官员接待、人犯押解、物资承运、商旅往来等事务,具有军事、交通、邮传、食宿、商贸等多种功能。平越驿站是贵州著名的16个驿站之一。明洪武十四年(1381年)置平越守御千户所,洪武十五年(1382年)置平越卫,洪武十七年(1384年)为军民指挥使司,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置平越县,为平越府治所。

地处如此交通要道,麻哈江渡口却十分艰险,严重阻碍了往来的交通。

明正德三年(1508年),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(今修文县)为驿丞,经过平越时,就曾题诗《七盘》(“七盘”就在葛镜桥一带),描写道路艰险:

鸟道萦纤下七盘,古藤苍木映声寒。
境多奇绝非吾土,时可淹留是谪官。
犹记边峰传羽檄,近闻苗俗化衣冠。
投簪实有居夷志,垂白难承救水欢。

王阳明将葛镜桥一带的道路描写成“鸟道萦纤”,可见其艰险。他还发出了这样的感叹:“黔道难,黔道更比蜀道难,黔道难于上青天。”

葛镜从云南赋闲回家后,叹关山之难度,悲失路之行人,决心修桥利民。

修桥壮举

葛镜凭一己之力,拿出全部积蓄,历时30年,修建葛镜桥。修建工程并不顺利,一共选了3处桥址。第一次选在离现桥址不远的上游,未成即塌,人称“上倒桥”;第二次选在离现桥址不远的下游,桥虽修成,却被洪水一冲即垮,人称“下倒桥”。屡屡建屡毁,葛镜矢志不移,表示为修此桥愿意竭尽家资,并作歌自誓:

巨石昨庆桥成矣,江流湍急桥复圯。
持一片心盟白水,桥不成兮镜不死。

于是,他变卖家产,广寻工匠,重勘水文,另择桥址,垒基于渊,砌墩于礁,横空以索道运料,立木以悬梁架拱,尤其是巧借地形,将桥墩垒于峻崖削壁之间,那方寸之地皆由工匠千锤万凿凿出。待全部竣工,历时已30年。

葛镜桥鬼斧神工,构造奇特。桥在绝壁之上起拱,借江心一礁石下脚,设计绝妙,用料考究,工艺精湛。工程的亮点在于:一是桥址选择完全符合审地形、视水势、避免弯原则,是“顺着水性,躲开急流,虽险而宜”的一种超凡选择。二是桥墩基础选在最为可靠的水上坚固岩盘之上,特别是一侧以坚固的石壁作为桥墩基础,在险不可言的临渊绝壁稳如泰山,从而避免了基础破坏的因素。三是运用无铰拱结构,采用“鳞砌”形式,这种技术后来被许多桥梁引用。四是石桥处于石灰岩地带,由于石灰石的强度总体上比花岗岩、大理石弱,造桥者通过非常考究的打制,凿表存心、去弱留强,精选石料来保证石质强度。五是石桥的石块之间没有使用黏合剂,石块借助桥身重力和桥拱张力相互紧紧黏合,承载桥身的巨大压力。以上这些表明了葛镜桥在中国古桥史上的独特地位。人们称“北有赵州桥、南有葛镜桥”,将其与我国隋代建造留存至今的赵州桥相提并论。

由于建桥石块形如豆腐,民间又称葛镜桥为“豆腐桥”。关于“豆腐桥”名称的来源,还有这样一段传说:道人张三丰曾长期在福

泉山修炼,为葛镜的修桥意志而感动。为助葛镜修桥,他让城里每户人家磨一箱豆腐放在门口,又让土地神在鸡叫三遍之前将豆腐搬到麻哈江,然后他点化豆腐成石头,用来造桥。其实,之所以葛镜桥用的石材都比较大,是因为葛镜为修桥已倾家荡产,没有更多人力和财力开采大石材,只能选取易开采的小石材造桥,但由于设计合理、做工精细,桥的坚固性丝毫不减,而且有一种独特韵味。

葛镜造桥不愿求助于官府或乡绅,只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和田产都卖掉,其长子葛邦臣世袭祖职的俸禄也用作修桥,投入累计达万两银子。葛镜每日监工,风雨无阻,把所有时间、心力、智慧都倾注于一座桥。葛镜造桥成功,造福了百姓,但他却因殚精竭虑,积劳成疾,不幸于桥建成后的第二年亡故。

义垂千古

葛镜桥建成后,时任贵州巡抚张鹤鸣将此事禀报朝廷,万历皇帝深为感动,御赐“义垂千古”匾额,予以旌表。葛镜桥从此被历代人所称颂。

张鹤鸣对葛镜的义举大为赞赏,给予关心支持。建桥中,拱架木料曾被扣押,他发令放行。桥建成后,开始叫“太平桥”,张鹤鸣认为“太平桥”不足以彰显葛镜功德,将其更名为“葛镜桥”,并亲自题写桥名,赠匾书联,作诗撰文,并禀报万历皇帝。他在《葛镜桥碑记》中说:

夫镜一匹夫耳,非有陶朱猗顿之富,建桥一念,至死不移。一建而坏,人情已厌;再建再坏,三建卒成,计费不下五千金,人情所更难者。闻镜绕田计岁米糊口外,悉用之桥。前后三十年,功始成此。其从容乐善,不吝不倦,岂世俗人所能企其万一者。

作为知情人,张鹤鸣的这段话展现了葛镜的精神风采。其中“从容乐善,不吝不倦”八字,是对葛镜精神的恰切概括。

此外,张鹤鸣还赐匾“耸壑昂霄”,赐联:“一二三番黔匠手,数千万载葛公名。”并写诗叹曰:

英雄万代沧桑改,功德千年姓字留。
百尺长虹摇碧影,九溪烟霞带晴霓。
与葛镜同时代的郭子曾任贵州巡抚,后升任兵部尚书、右都御史、加太子少保銜。听到葛镜桥修成,他兴奋地赋诗一首:

麻哈江头锁碧波,知君几度布金多。
三春重压雷霆吼,万里如从枕席过。

抗日战争时期,唐山工程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相继内迁福泉,合并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,史称“平越交大”。自1939年春至1945年春,交大师生的琅琅书声在福泉上空一响六年。葛镜桥就在县城近郊2.5公里外,它既是交大师生散步流连的好去处,又是他们实习的好课堂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曾多次带领学生来这里现场教学。1941年,他带领学生进行了一次实地测算,并用现代力学原理分析葛镜桥的结构,得出的结论是:抗压均无问题,即便是10吨重型汽车通过,也可安全无虞。茅以升为之叹赏有加,高度评价此桥堪称“中国古代名桥之一”,并将其收录于他主编的《中国古桥技术史》。该书中这样记载:

十六世纪贵州平越葛镜,历时三十年建成了葛镜桥,不但慈善家资,在经济上独立成桥,同时二毁三建,从失败中吸取经验,完成了桥的技术上的改革。

葛镜桥全长51.44米,3孔,大拱高9.61米,桥面宽8.5米,高约30米,三孔跨径分别为25.62米、12.3米、6.26米;三孔拱高分别为9.61米、7.9米和5.02米。工程艰巨,雄伟壮观,为“西南桥梁之冠”。

葛镜桥造就一段传奇,成就一代伟业,铸就一种精神。

别样的浦市

□ 叶梅玉

因了屈原,因了沈从文,我对这条河流便有了别样情怀和无尽遐想。漫步沅水边,凝望浩渺无边、澹澹生烟的河水,心里总会漾出水一般的柔情。

沅水,如一首明丽的唐诗,一阙温婉的宋词,从历史深处逶迤而来。浦市古镇,就这样偎依在沅水怀抱,任它阴风怒号,任它暗流涌动,始终不离不弃。

这里,曾经是2000多年前大西南物资集散的重要商埠。浦市盛产的桐油、芝麻、鞭炮等土特产从浦市码头过洞庭、穿长江,运往周边的常德、长沙、武汉和更远处的上海等地。

这里,曾经船只穿梭如织,20多座货运码头在河岸一字排开,气势恢宏,商贾云集,人声鼎沸。沅水,见证了这里的繁华,亦见证了这里道不尽的风情、看不完的风光。

浩渺的烟波里,恍惚间,那个衣袂飘飘、长须髯髯,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”的三闾大夫屈原,驾一叶小舟,撑一支长篙,吟着“乘舲船余上沅兮,齐吴榜以击汰。船容与而不进兮,淹回水而凝滞”,涉江而来。他从鄂渚到淑浦,顺沅水,在这里辗转,在这里徘徊,在这里低吟、作赋,怀一腔愁绪,怅然离去。如今,浦市千年不断的端午龙舟祭,依旧传达着浦市人对屈子的怀想与凭吊。

这条河流,也留下了沈从文先生依栖的背影。对于水,先生尤为钟爱。他说:“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,教育不可分,作品倾向不可分。我一切作品的背景,都少不了水。”十四岁的沈从文,背着一个小小包袱,少离家,沿着沅水,坐船来到了另一个更广泛的学校。军营生活,把他带到了一个新新世界。他依水而居,度过了一生中难忘的五六十年时光。他还说,他的“青年人生教育”恰如在这条水上毕的业。多年以后,回忆往昔,先生用深情的笔墨,写下了沅水,写下了《泸溪·浦市·箱子岩》。

这有着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河流滋养了浦市自古的繁华锦绣,浦市便有了与湘西其他古镇不一样的韵味。吉家大院、周家院子、李家祠堂……这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精美建

荒芜了烽火边城

□ 周利理

轻轻地我来了,踩着沙沙落叶,披着一肩落花。我轻轻地挥手,拨开秦朝的风烟汉朝的雾,那等待在岁月深处的容颜有了生动的表情,我痴痴伫立,久久注目,望断那隐约的孤帆远影。

我该如何才能明白你的心意? 严关。这座广西最古老的关隘,在我的殷勤探访下,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,它傲然屹立在桂林市兴安县严关乡严关村,关口跻身于险峻的狮子山与凤凰山之间,西边风岭与越城岭山山相接,东边狮子山与都庞岭携手相依。徐霞客曾从严关经过,并留下了记载:

予先西趋严关,共二里而出隘口。东西两石山对峙,路出其下,若门中辟,坼裂穴如圭,梯崖入其中,不甚险,空合如莲瓣。

古时候的严关习惯了将军白发征夫泪。当时中原与岭南的交通很不便利,莽莽苍苍,东西走向的南岭(又称五岭)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,巨大的山脉层层叠叠,横亘在两广和湘赣交界之处,其中大庾岭在江西与广东交界,骑田岭在湖南与广东交界,萌渚岭、都庞岭和越城岭在湖南与广西交界。绵延数千里的南岭危峰兀立,怪石嶙峋,难以攀缘,成为中原与百越之地的一个天然屏障。

在这片崇山峻岭中,从中原到岭南的路径只有几条:其一,过越城岭,从湘江河谷(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由湖南零陵经广西全州、兴安到桂林的谷地)入漓江、桂江、西江;其二,过萌渚岭,从湘江支流潇水越九嶷山进贺江入西江;其三,从耒水过骑田岭转连江入北江;其四,从湖南经武水入北江达广东;其五,循湘江河谷,过大庾岭,沿湟水河谷在广东韶关入北江。

南岭山道险恶,要想贯通南北交通,穿越湘江河谷相对容易,秦始皇进军岭南,就是沿着这条路径长驱直入,后来为了方便粮草运输,秦人在湘江与漓江之间开凿运河,这便是闻名遐迩的灵渠。从此,由中原南航的船只可由长江过洞庭湖,溯湘江,沿灵渠下漓江,直达岭南各地。为了控制这条交通要道,秦人在灵渠与漓江汇合处修建关隘和城堡,这便是严关和秦城。

秦时明月辉映下的严关是适合远观的,

筑,每一处廊檐,屋角,每一道门窗、楼阁,每一扇木窗雕花,古朴中透着精致,沧桑中透着智慧,历经千年浩荡的岁月,仍风韵犹存,有着别样的魅力。

在古镇寻常巷陌,在店铺前、街檐下,可见手拿凿刀的女子。她们勾着头,神情专注,手起刀落,纸屑飞扬,凿出一张张精美的凿花,凿出心中美好的祝愿和向往,还有不变的情怀。凿花,已经成为浦市最独树一帜的地方特色。

眼前的古镇,沐浴在阳光里。薄薄的阳光斜斜地洒过来,照着翘檐,照着古色的老宅,也照在不慌不忙、面容安详的行人身上。行走在古韵悠悠的青石板路上,悉心地感受这里的闲静、自在和岁月的安穩、时光的静好。

饭馆、杂货、茶馆……一家紧挨一家,随便往哪一家店子坐一坐,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便随人而至,一些热情暖心的招呼也随人而至。不管相识与否,店主都热情地让座、寒暄,刹那间,人与人之间心的距离就近了。于是,喝茶、聊天,闲谈小镇的古往今来,那一派热气腾腾的俗世生活、热气腾腾的红尘烟火味,便在袅袅茶水中氤氲开来。倘若店主兴致来了,或扯起嗓门,亮一曲辰河高腔,弋阳腔和浦市腔混杂,虽听不懂唱词,但那激越高亢的声腔却令人眼界大开,亦教人热血沸腾,思绪不知不觉就飞扬到不知名的远方。

在这里,随便一个上了年纪的人,谈起小镇古里人事,都绕不开贺龙。民国初年,贺龙率湘西巡防军由桃源移防浦市。在长达一年的时光里,官兵与浦市人民亲如一家,情同手足。在名震古镇内外的吉家大院,有贺龙手握烟斗,运筹帷幄的身影;在清水坪古井旁,有他亲手栽下的两棵柳树,亦有他离别前的殷殷叮嘱和恋恋不舍。而今,纵使“将军柳”已是踪迹难觅,那积淀下来的故事依然温润悠长,一代一代在人间流传。

我站在这散发着别样魅力的古镇小巷中,竟难以举步。斑驳与繁华的光影在我眼前交错呈现,一时竟起浮生若梦的幻觉。叹韶光易逝,岁月荏苒,勾起无限惆怅,却无人与说。

断裂的时间是它最显著的文化特征,它与战马的嘶鸣、征夫的热血、父母的眼泪、妻儿的祈盼有着千年的距离,后人在观望它的时候,就不会因走得太近而妨碍视野。但严关与后人的心理距离并非遥不可及,它在千年隧道前翩然转身,不断调动我对过去的想象和对当下的体验,引领着我逐步丰满它的故事。我对秦朝的种种瑰丽狰狞的遐想,在这回眸一瞥中得到了满足。

大秦盛世气吞山河,一时多少豪杰。严关曾经是躊躇满志的,它有着横扫四野、笼盖八荒的追求,战争是它最高远辽阔的抱负,它与刀光剑影如影随形,就像大漠与驼铃、丝路与花雨、关山与明月,所以它的表象是坚实而凹凸的,但它没有因此落入粗糙,而是表现了浪遏飞舟的意志和力量。

排山倒海的铁骑呼啸而来,那股雷霆万钧的强劲气势在坚固的严关前骤然停住,将士猛勒马首,战马直立嘶鸣,就像咆哮奔腾的巨流撞击在礁石上,卷起千堆雪。强大的力量突然收摄,急促回旋的气流把幽深寂静的岭南山谷激荡得落叶狂舞、虫豸惶恐。迟到的我追思当年,心悸神摇,难以自己。

看一看强大古国的诡谲风云,叹一叹辉煌霸业的昙花一现,我懂得了严关的价值所在,它促发了观者对往昔的记忆和领悟,给功与过、是与非提供了咀嚼的空间,但严关的意义不止于此,精彩的生命不会仓促收场,严关也因此更加耐人寻味。

现在的严关,已经偏离了军事防御、征税、监管等实用属性,被衰草枯杨簇拥着,茕茕独立在岭南的千山万壑中,极目望去,远山连绵,排列有序,如重门叠户,隔而不断,严关的意蕴就在层峦叠嶂中层层延伸。

看着这一片孤城万仞山,我难以呼吸,仿佛关隘与山峦的重量压在心口,我不由自主地匍匐在古拙的城楼前,深感自身的渺小与无助。在历史的轨道上,谁不是沧海一粟? 谁不是匆匆过客? 再伟大的人物,再稳固的建筑,终究逃不过无计留春住的自然规律,有生就有死,有聚就有散,有兴就有亡。

远去了鼓角争鸣,远去了王侯将相。我悄然走出这部宏大的家国叙事著作,轻轻合掌,深深鞠躬,愿秋风不要刮得太疾,花儿不要谢得太快。

本版插画 王超